

平民小叢書第二種

(史地類)

范

蠡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民小叢書 范蠡傳



二千多年前，有個大人物名叫范蠡。他原是楚國宛城地方人氏，（即今河南省南陽縣）後來做到越國的宰相，輔助越王勾踐幹了許多大事業，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名聲。

當他在楚國的時候，因為人不大拘守禮節，人家都當他是個瘋子；只有宛城一個縣令，姓文名種的，知道他是個賢士，和他結為好友。他們兩人都抱着大才大志，想做一番大事業。但是看當時的楚國，實在是無望，便一同到越國去了。

且說那時中國的南方有吳越兩國，境界相接，世世為仇。越國大概在今浙江省的地方；吳國大概在今江蘇省的地方。吳王夫

差的父親，因和越國打仗，死在陣中，所以夫差痛恨越國，時時想報父仇。

范蠡文種兩人既到越國，見了越王，越王很看重他們的才幹，正想提拔他們。不料有個奸臣石買對越王說：『王上沒聽見人家說過嗎？賣弄風姿可當容色的女子，就不是正經的女子；賣弄本領的讀書人，也不是靠得住的讀書人。』越王聽了這話，果然起了疑心，把重用他們的意思打消了。文種還想和越王分辯分辯，但范蠡說：『越王既然聽了壞人的話，分辯也是無用的，我料將來石買一定要鬧出事來，那時越王便自然會明白了。』於是范蠡就決意不做官，只在楚越兩國往來遊玩。

不多時，吳王夫差起大兵來攻打越國。越王興師迎敵，那知打

了一個大敗，石買被手下的兵士殺了。越王只得帶領三千敗兵退到會稽山上去。不覺心中大悔，不早聽賢士的話。他於是立刻就差人去請范蠡來見。范蠡來了，越王急忙向他謝罪求計。他便勸越王向吳國求和，日後再圖良法。越王就派了文種到吳王帳前求和。

這時吳王有個忠臣，叫做伍子胥，他一力勸吳王不要許越國求和。但同時又有一個寵信的臣子太宰嚭，他因受了越國的錢物，就盡力主張與越國說和。吳王聽了他的話，就允許越國和了。和的條件中間，有一條是要越王親身押在吳國爲質。

此處解作押典以取

信用

這時越王只得將一切國政，交給文種，帶着范蠡同到了吳國。

從此越王質於吳國兩年，幸虧用了范蠡的計謀，一面小心服侍吳王，一面重賂音路是送錢的意思太宰嚭使在吳王面前請求釋放。吳王又聽了太宰嚭的話，放了越王回國。

越王既回，就用范蠡爲丞相，國中大小政事，盡委給他辦理。一面又減輕刑罰，免除賦租租田稅，遇着民間有什麼死喪的事，就親自出去撫問，以收買人民的心。他自己和人民一同耕種，就是他的夫人也和民間的女子一齊織布。以外他飲食不用葷腥，是魚肉之類穿着不用綢緞；又怕日子長久，要生怠惰，就在坐位中放了一個苦膽，覺着有些倦怠，便用舌去嘗這膽，以提起自己的勤勉。他又命范蠡教練水軍，預備和吳國水戰。這樣的行了二十多年，越國已十分富強，便舉大兵打吳，滅了吳國。

論到越國滅吳的這件事，自然是要推范蠡爲第一個大功臣了。你想越王應該怎樣去賞他的功勞呢？范蠡又應該怎樣想望越王的賞賜，以安享富貴呢？那知事情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范蠡一見吳王兵敗，不等越王論功行賞，馬上就向越王告罪辭職。而越王慰留范蠡的命令，却也同樣的可驚，他說：『丞相爲什麼要辭職呢？寡人是少德的人，常常以此自稱，非常懷疑！難道丞相怕寡人吝是惜的賞嗎？丞相必須服從寡人的命令，不可離越，寡人將與丞相平分越國；倘丞相不從，那就別說寡人無情，寡人將殺丞相，還要罪及丞相的妻子呢！』

諸位想想，在從前專制時代的臣子，不要說功名富貴，是憑着帝王的喜怒，絕對靠不住的，就是生命，也都在帝王的掌握

是手裏

著者的意思之中。幾千年來，忠臣像岳飛那樣的，都得死在無道帝王的
手裏，你想可怕不可怕？所以近世東西各國的人士，拚命行了多
少次的革命，廢了這制度。但是現在還有一般沒有受過教育的
人，以為「專制時代」好，那不是大錯了嗎？

閒話不提，且說范蠡接了這道可驚的命令，他一點也不在意，
只管料理行裝，帶到別處的物件立刻坐了輕船，往五湖。就是太湖在江浙兩省之間

遊玩去了。他去時留給越王一封信，說：『主上有主上的威權，
可以下令不許臣去越；臣也有臣的意向，可以自由去越。』

他這封信，是何等膽大！何等見機！越王看了，知道他不是平常
的人，因此便命金工用金子造了一個「范蠡的遺像」，親領衆臣，
十天朝拜一次；又將會稽山周圍三百里的地方，當做范蠡的封

邑，他因某人有功而以地賞他那地就稱作封邑下令後世的人，不許侵犯此地。

這時候還有個同范蠡一樣有功的文種，又怎樣呢？他得到范

蠡臨去時給他的一封信，上面說：「飛鳥盡，良弓用是一樣藏，是收起來

的意思，狡兔是死，走狗烹，是煮的意思，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

頸鳥是種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

這封信的大意，是說：君主用謀臣就像獵人用弓和狗一般。獵

人要設法打天上高飛的鳥兒和地上狡猾也是狡的兔兒的時

候，就看得他的「良弓」「走狗」如同寶貝，但若是鳥兒兔兒已經

打盡，那時候弓也就藏著無用了，狗也烹了來吃。帝王呢，也正同

獵人一樣，他無法報敵國的仇時，就想着要用謀臣，一旦敵國滅

了，他也就再用不着謀臣了。我看越王的爲人，頸項長長的，嘴巴

像老鴉嘴一般，這是一副殘忍之相，我勸你還是不要癡戀功名富貴，早些醒悟，離開越國的好，不然，你就會危險臨頭了。

文種讀了他這封信，滿肚子的憂悶，連上朝都不去了，只說有病在家。不久有人告他謀反，越王就立刻請他自殺。

范蠡去越國以後，變了姓名叫做「鴟夷子皮」。這名字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吳王夫差殺了伍子胥時，用牛皮口袋裝了他的屍身，拋在江裏；范蠡見着這個事情，所以他就取這個名字。我們看從前專制時代，有好些人怕得罪朝廷，只好隱居，一事不做。但范蠡却不肯如此，他出走時，帶了些貴重的東西，到齊國（即今山東）的海邊，又和他的兒子等種起田來，不多時，就積了千萬的家財。齊王聞他的名，就差人請他去做宰相。他做了幾個月，有

一天，他想起心事來，歎口氣道：『罷了！我何必再想富貴呢？我居家裏時，積至千萬的財產；在朝裏時，做到宰相，「富貴」兩字，可算到了盡頭，如果還不做些利人的事業，那不是變做不知足的小人嗎？』這樣一定沒好結果的。』於是他將所有的財產，通通分給朋友同鄉們，又到了定陶地方去（即今山東濟寧道）居住。他看這地方，是中國交通的要道，他料定在這種地方爲商，如能運用得法，一定可以得着大利益的，於是父子很勤苦的做起賣買來。因爲他很有眼光，所以不上幾時，又得了千萬的財產，他又通通捐了做慈善事業和救濟親友。他自從出越國以後，共發了三次大財，後來就死在定陶，所以至今人稱他陶朱公。

以上所說，是范蠡的正傳，現在還有一個故事，却也可以增人

閱歷，作茶餘酒後的話頭，我也把他寫在後面，諒來諸君定是贊成的。

却說范蠡自從移居定陶之後，苦心經營，不久又發了大財，安穩穩的過日子，很是快樂，不料有一天他第二個兒子在楚國殺人，被官司捉去要抵命。

消息傳到定陶來時，家裏的人都大吃一驚，范蠡說道：『殺人抵命，那是分內的事情，原用不着計較，但我們富家子弟，有的是金錢，什麼事辦不到，倘若死在法場上，豈不令人笑話。』因此他便命他少子，就是第三個兒子，在定陶生長的，前去營救。替他備一千兩黃金，放在布袋裏，用一乘牛車載去。

一切都整備好了，剛要出發，不期朱公的長男，聽得此事，他一

定要去，朱公偏不答應。長男道：『家有長子叫做家督，現在二弟有罪，爺爺不叫我去，反叫少弟去，那是說我不長進了！』因此憤憤地想尋死，他的母親看見他這種情形，不覺害怕起來，便對朱公說道：『你現在叫三兒去，未必便能救得二兒的性命，却先死了長子，這又何苦。』朱公沒法，只得讓長男前去，又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老朋友莊生，對長男說道：『你拿這封信和一千兩黃金送到莊生家裏，一切事都由他去處置，你切不可多管。』

長男領了黃金書信動身，又私自帶了數百兩黃金在身邊使用。到得楚國，打聽了莊生住址，親自前去，只見莊生居處很是偏僻，門前長滿亂草，看他景况非常貧苦，他心裏暗想道：『我父親爲什麼把千金重擔交給這樣一個窮人呢？』但他在家中受了

父親的分付，不得不拿書信和黃金一同送上。

莊生看了書信，收了黃金，只對他說道：『這事可以辦得到。你須急速回去，切勿停留在這裏；將來你兄弟放出來，你也不可考究他的緣故。』長男聽了，辭別出來，心中還不放心，依舊留在楚國，另外拿出私財送與楚國的當道，營救他的兄弟，不在話下。

却說莊生雖然住在窮僻的所在，但爲人廉潔正直，名聞全國。自楚王以下都尊他爲師長，因此很有勢力。他此番並非要朱公的金子，不過把想事體弄成功後再還他，見得他有信義。他當日曾對他婦人說道：『這是朱公的金子，我原想將來還他的，就使我有病死了，你也須把這金子送還他，不可動用。』他於是去見楚王說：『某星出現於某處，楚國將有不吉利的事情，楚王素來

信他的話，便道：『這該怎樣對付呢？』莊生道：『除非積德方，可免禍。』楚王說：『我知道了，先生且請還家，我就照辦。』

楚王待莊生辭別去後，便派人先去封了三錢之府。（三錢是三種貨幣如同現在有大洋，角子，銅元；三錢之府就是盛這三種貨幣的庫）楚國貴人聽到此事，連忙去告朱公長男道：『王要大赦社音了！』長男道：『怎知此事？』貴人道：『王每次大赦，怕人家得知去劫財貨，必定先去把三錢之府封了；昨天晚上王又派人去封三府，因此知他要赦罪。』

朱公長男聽得此言，心裏想道：『王既然要赦，我的兄弟自然也會放了，這樣豈不是把千兩黃金白送給莊生用麼？』他想了想，便再去見莊生。莊生不想他還在楚國，不覺驚問道：『你還

沒有回去麼？」長男答道：『沒有；我來楚國，原爲着兄弟的事，現在兄弟遇赦，沒有事了，所以來辭先生。』莊生度知他的意思，對他說道：『請你自己到室中取金子回去。』長男便到室內取還原有黃金而去，心中很是快樂。

但是莊生白替他用心思，並沒得到他的感謝，心中很是羞憤。他便再見楚王，說他聽見外面飛揚揚都道定陶富人朱公的兒子殺人被關在監裏，他家裏使人用金錢運動王的左右，因此不日要赦，並非王憐念國人。楚王聽了此言，不覺忽然大怒，他便先令殺了朱公的兒子，第二天才下赦令。

那時朱公長男聽說兄弟宣告死刑，要想營救也來不及了，只得備辦棺木，到法場收了屍身，帶回家中。

他的母親和鄰人，得到消息都很悲痛，只有朱公笑道：『我早知他要送他兄弟性命的！他並非不愛他的兄弟，只是不肯花費金錢。他小時和我在一塊，親見生計的艱難，所以看金錢很重，不肯亂用；惟有小兒生下來便見我富有，豐衣足食，遊戲田獵，過的好日子，從來不知道金錢的爲難，所以用錢一點也不顧惜。我前番要令少子前去，就爲他能够花錢，長子不能花錢，現在長男果然送了他兄弟性命，那是應有的結果，我原天天望他的喪來，又何必等到今日才覺得悲痛呢？』

The People's Handy Library
Life of Fan L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此書
 有者
 作權
 翻印
 必究

○(平民小叢書) 范蠡傳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分伍釐)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梅仲瑩 李仲瑩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五八八三號

78
44127

SKBC
AG
827.25
6